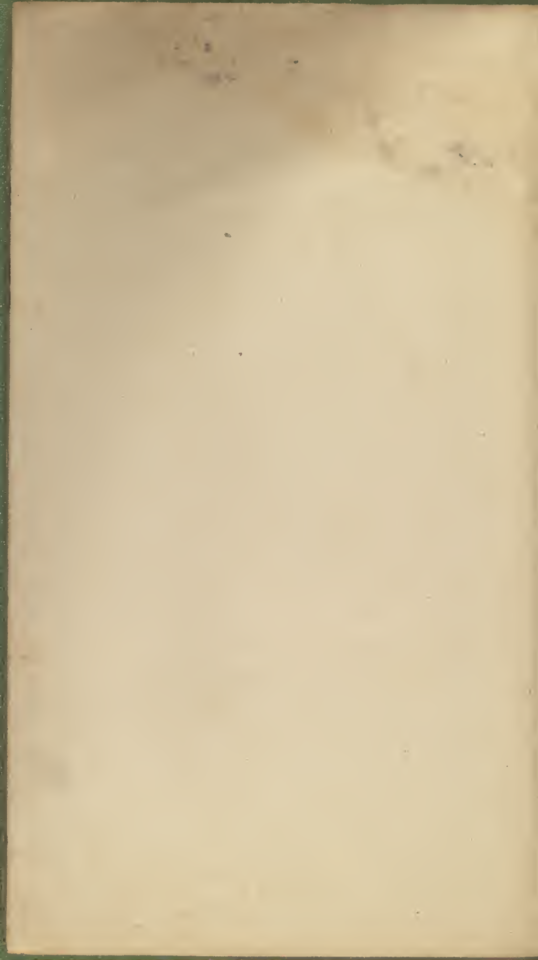
少華稿

七

記 通 跋

六十五





雷淵集卷之十三目錄

題跋

秋水圖跋
題吳伯玉瑗遊鐘巖詩卷後
題伯氏漁父圖小詞後
簡牘小卷跋
百拙稿後跋
太華贈李文遠德弘詩軸題
書沈存中筆譚後
書右軍筆佛經後

題禹司藝世準占易說後
自庵大筆跋
題太華送俞子章郁基東歸帖後
伯玉詩集跋
書清驪軸後
題虛舟畫屏六帖
鐘巖詩卷跋
李平一衡萬麻湖錄跋
俞侍讀宇基西南二遊錄跋
東律家選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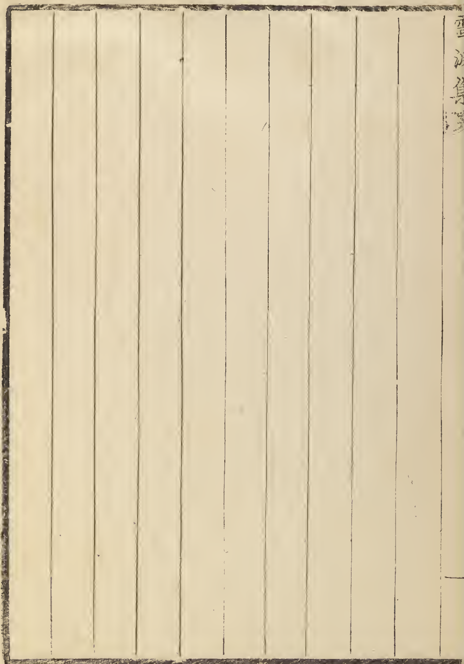
閔徵士士元遇洙書壽母小屏識
臨溪百詩跋
文憲公手書詩卷跋
臨齋遺墨小屏識
蠟菊歌三疊跋
洞社重九詩跋
書亡兒零藁
太華手書大學帖跋
五老書濂洛詩小屏跋
尹李章鳳五五老會圖題

華陽先生手簡跋
陶谷五世譜跋
題趙學士景瑞 玹 四木圖說後

記

遊玉流洞記
二松園記
遊西湖記
聾瞽窩記
宋徽宗畫記
毛將軍畫記

壽侯廟記
逸民南公畫像記
景陶庵記
三苟齋記



雷淵集卷之十三

題䟦

秋水圖䟦 辛丑

余有古畫一幅不知何人作也然余嘗居江湖知此畫之妙也其大魚躍小魚泳秋水初落而有出渚之蒹蘆葦方深而有緣岸之蟹此余之其樂乎江湖而不能與人言者也每觀此圖悠然以喜悵然以思洋洋有秋風吳會之興而又恨天下有知余樂者而余顧不得見也歲暮矣安得攜女浮于江羹其蒹而鱠其魚𢇍袖徜徉於諸葦之間也姑爲識

題吳伯玉瑗遊鐘巖詩卷後 甲辰

昔者之遊吾已忘之矣今也之遊吾固不與也今吾見此卷荷香水聲蔌蔌乎吾鼻而潺潺乎吾耳蒼槐之下見吾馬之繫也白石之濱聽我友之歌也吾不與遊而參於前者如是豈非昔者之遊闇然在懷而諸公今日之作有以發吾之機歟夫不同今日之遊而能言諸公之樂者惟吾能然遂題其卷末

題伯氏漁父圖小詞後 丙午

漁父圖者少華所寫也太華子為之贊曰水漫漫而波雲漠漠而雨木蕭蕭而寒山蒼蒼

而暮有一漁父投竿于其流檥舟于其渡深篛覆頂長蓑過股淵然若聽穹然若俯魚泳于深彼哉何慕丙午秋日題于清風亭

漁父夜釣于西巖之下古木之濱太華子窺戶而見之投之以詩漁父怒拏舟俛首而去遇少華子少華子曰女何不識女形晦女光而數數於人間也夫太華子文章必傳於世世之人將以太華子之言踵女於西巖之下古木之濱女將惡乎逃焉漁父不能對少華子解之曰女毋患焉女今而後大逃焉太史慈與孫策戰孫策走太史慈追將及孫策取其兜子投

之西山從東山走太史慈以為孫策走西山追之卒不獲永之人逐蛇蛇入于穴永之人壞其穴以石急擊之則蛇蜕也已無蛇矣女未嘗知太華子太華子亦未嘗名女特以漁父稱漁父天下獨女乎哉太華子所見者適女也人之求女亦以為太華子所見者漁父而已未嘗以為女也然女則果女也猶永之人未必憎是蛇也是蛇則是蛇也女惡乎免焉女曷不鬻女之舟為牛操女之竿為鞭去女之江湖而遊乎隴陌豐草之間人將以女為牧叟不以漁父稱也女又胡不舍其竿而腰其鐮何不破女之揖以為負薪

之器行歌于南山之中人之遇女者以女為南山之樵老也不以為西巖之漁父也如此太華子之所見者則女之兕子也人之所求者則女之蛇蚘也女因而逃焉不亦可乎是女以西巖之漁父存女於無而卒以南山之樵老脫女於有也是女之名幻於外而女則自若也名者實之賓於女何有哉故曰至人無名女以為奚若漁父笑曰諾夫子教我矣遂去不復見

余童時嗜畫類王畝之於竹也聞人家有好畫必往求觀焉鄰居趙君滄江之孫而滄江善畫故畜

古畫甚多余嘗見安堅李楨畫人物尤絶好日往求觀主人或厭之而余則愈不厭也槎川李公嗜畫甚與河陽監鄭君歡遊鄭君善爲畫李公得古畫必問於鄭君鄭君曰善然後畜之故李公不知畫而得好畫最多余所見者障子五十餘軸帖數卷而畫家之能事盡在斯矣於是嗜之愈甚其後客大提大提頗多能畫者與之居數月觀其畫山水石木人物無不具卒不見奇也已而悉取其所畫與人家不留一也乃歎曰畫之爲技至細也而今世又無能者焉不如且已也罷去數日意猶未

已輒復曰今之人皆不如古人今之文皆不如古文未聞以不如古而廢人與文獨畫乎哉於是閉戶謝客自作水墨大小累十紙如是者數日而卒不及大堤人之所為也人之善畫者必用細筆然後盡其能而余必用大筆人以淡墨而余以濃墨人之善畫者必徐徐動筆欲其姸且工也余奮筆直遂惟意之所往一日作八九紙而日有餘力是皆畫家大忌而余皆犯之宜其不能畫也方其畫也泰山在其前大海經其後草木鳥獸雲烟風月四時朝暮之變態莫不叅錯乎目前而洞盪乎胸

中及其行墨也昔之經營乎意中者無一二彷彿矣大提人之不善畫也手有餘而意不足也余之不能畫也意太奇而手不從也是知古人之善畫也心與手應而已伯氏嘗見余漁父圖亟稱之述短詞一篇題其首而還之伯氏之不知畫也雖其文辭之美何以使吾畫增價也雖然不見吾畫而讀伯氏之文者將謂余能畫殊可愧也遂書其左文多滑稽然亦以徵見其志耳

簡牘小卷跋

余既畜前輩長者手簡為一二軸又取昆弟朋友往

復之書合爲二卷大札小札無遺焉精書麤書無擇也詩句唱酬者有之俚辭詼諧者附焉或曰子之事不已夸乎余笑曰人不可常聚也必有時而散散而不相見則思思之甚而又不可見則必藉咫尺之書以通其意其意既通則雖千里之遠猶一室之內矣可不貴歟且使爲是書者他日各有德業文章其手澤皆可愛而子孫又不至不肖則世世而寶之錦其卷而瓊其籤可也苟其人不足貴而書亦不足寶也則雖塗其辭而覆其罌亦不恤也此皆非吾所能知也然亦足相勗也夫既而書其說于卷末

百拙稿後跋 丁未

才難徧長徧長不工不工孰以徧長稱哉此遊藝家所大懼也文遠用詞賦試舉子業屢不準於一夫之目旣而發憤為詩隱然以古名家為的不至將不措也余則不能詩矣伯氏之長于詩又于詩寡與而推褎期望之至此隆也伯氏嘗為其小跋文遠之詩得此而增其價駸駸有千里之聲焉吾將見操璧以求良馬者舉集於文遠之門矣雖然竊嘗聞之紀昌之學射也懸虱牕間朝暮而視之如車輪之大然後成其技項籍之學兵也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去乃學萬人敵

雖甚雄矣卒無成功故業不專則功不成紀昌之射由專而工者也文遠尚念之擇能而居之專精以治之勿以聲譽而惰其志不以厄窮而遷其業則吾將見烏牛脊毛落於百步之一矢矣盍亦勉之哉

太華贈李文遠德弘詩軸題

蟬噪秋風滿洛城故園雲物待君行遥知兄弟連牀地麥食無魚意更平

右太華送文遠歸田之詩也何其言之使吾悲也始吾與太華朝暮食必連牀得一味雖少必相讓不如是其食不能甘也人皆有兄弟之樂惟貧然後其樂

乃見富人兄弟稍長輒異產衣食自其家辦相勝而耻不如雖有麥食蔬羹固不樂也文遠家甚貧兄弟五人群居一室式好而無猶太華之為是言其不誣也已酉四月辛卯夜閱文遠詩箱得此讀之相與執手一慟書其下以還之嗚呼惟文遠能知余之悲矣

文遠新士甚伯氏

書沈存中筆譚後 取辨高唐賦一節○庚戌

自古言楚襄王夢與神女遇以楚辭考之似未然高唐賦序云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云云則其曰先王者

懐王也非襄王也又神女賦序曰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夢與神女遇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云云王曰狀如何也王曰茂矣美矣云云王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所謂茂矣美矣果王之言則宋玉稱讚之可也不當又云王曰若此盛矣又人君與其臣語不當稱白不當稱對又其賦曰他人莫覩王覽其狀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若宋玉為王賦之如王之自言者則不

當自云他人莫覩玉覽其狀旣稱玉則是宋玉之言也又不稱稱余者誰也以此考之則其夜王夢與神女遇者王字迺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此下玉曰者王也王對曰者玉對曰也狀如何也者王問也茂矣美矣者玉對也玉字與王字倒書之也前日夢神女者懷王也其夜夢神女者宋玉也王覽其狀亦當作玉覽其狀余即宋玉自言也襄王無與焉從来枉受其名耳

宋玉一賦而遺醜於二君沈氏片言而破疑於千古

嗚呼使楚王父子之倫夫婦之位得免於禽獸之域

者非沈氏力乎語功於楚固不在孫叔敖之下矣嗟夫聖賢之書亦豈無錯簡註字惟其義理之所寓者至大至廣而有非半句隻字所能掩故諸儒之臆說亂解不勝其繁而卒不能誣其真此所以為聖賢之言也今宋玉之賦所爭特一點之誤耳其害遂至於悖倫賊義千百載下受人醜穢而卒無以自解豈非徒務詞華不尚義理之禍哉微沈氏殆乎其難免矣此一事也有足為看書者之法作文者之戒書以識焉

書右軍筆佛經後 辛亥

聖人之書其可貴在內不以外然亦有悅於外而勉求其內者噫聖書之不講久矣晉之時尤甚崇虛以戕實義之乎胡不書大學一卷而顧俯首爲此也余斯有感焉

題禹司藝世準占易說後

國子司藝禹公世準明於易爲余推命得觀之上九觀之上九君子之爲一世望者可以當之非余所堪然若其爻辭所謂觀其生君子無咎則庶幾持以自勉焉癸丑四月日少華道人書于泮水東村

自庵大筆跋

右自庵金文簡公手寫靜裏天大閒中日長八大字癸丑六月甲子夜與俞子章共觀之因輟而贈之爲題其後此語殊似無味却甚有味天下知其有味者蓋鮮雖自庵未必能知之吾伯氏士雅有言爲帽束帶驕呼於道者不足與語天之大也孳孳爲利顧妻子說有無者不足與語日之長也其言甚妙余閒居南野遇清和日輒挈一壺陟崔嵬跂石而坐流目遠眺雲烟之舒卷林樹之動靜鳥獸之飛走鳴號魚鼈之浮潛蔽合變態百千不離吾几席之間區以別之則雲烟林樹鳥獸之樂屬乎山魚鼈之樂屬乎水合

以一之則雲烟林樹鳥獸之能舒卷動靜飛走鳴號于山魚鼈之能浮潜散合於水吾之所以優遊自適乎山水之閒而與萬物同其樂者盖皆得乎天而然耳是以知天之大也悠然自酌陶然以醉不知夫舒卷動静飛走鳴號浮潜散合者果各有其樂而知吾之樂吾樂否彼之自樂其樂而不知吾之樂亦猶吾之能樂吾樂而不知彼之樂否思之不獲曲肱以睡俄然覺則耳目之所聞見者固自若也而吾之樂又無窮矣既而雲歸山鳥獸趍林魚鼈沉于水而吾亦負策詠歌徐步而歸則夕陽猶在藩籬之下矣是以

知日之長也昔梅福遇一道人為畫華山約與俱隱後福將行友人來別福以畫贈之曰此路吾已熟今以與子子能躡我乎今余之以此書遺子章亦此意也歟

題太華送俞子章東歸帖後 郁基

太華平生無嗜好獨喜遊山水其自閩南歸也當世之意日益疎而丘壑之計日益急矣就帖中數詩亦足觀其志然若其悲咤感慨不能自已者當為知者道不可與俗人言也

詩后六年家大人出宰清風余獲侍杖屨探龜島之

勝窺石門窮仙巖陟月嶽臨水門舟揖驢節之所至子章未嘗不以為巾野服為江山主人而太華之墓草于今五宿矣嗚呼悲哉余之悲太華固不待山水然思其人不可見見其人之所欲見者則余之悲宜益切矣又書

退之有言曰元賓既沒而其言益可貴重為子章別者非無他人今獨存太華詩於帖中者亦退之之意俞又書

伯玉詩集跋 甲寅

伯玉之詩以趣勝及其得於心而形諸言也闇然自

有其章鏗然自有其聲外此而詩者伯玉之所不屑
也余始未嘗淺之知伯玉而今讀其詩而得其人尤
加詳凡以文章自喜者每患先有意於詞而夸心矜
氣以臨之御毫繹思務窮其新奇以上人夫豈不爛
人耳目哉將以是求其人則不獲焉伯玉之為詩其
意固不在詩故凡有愉佚悲愁觸乎境而感乎情者
直攄其聲而發之適愜則已耳絶不以陶鎔藻繢為
能故其詩舒和澹蕩優遊而不迫雖不暇於鳴玉趍
步之節而已自有舞雩詠歸之興矣非其真不剝其
精不撓自信乎內而無惑乎外者庸能及此乎余久

不見伯玉而見其詩則如見伯玉他日對伯玉眉宇則又其詩存焉是伯玉與其詩未嘗不在吾目中也詎不重可喜歟遂書其稿末

書清驪軸後

丹丘以下其山水蒼峭秀發如蘇子瞻黃驪之間蘊籍平遠如歐陽永叔余自屏山放舟至清心樓下其間五日起居飲食未嘗不與二公接寧不奇哉蓋余之得乎山林者神也其流而峙者趾耳顧何足云高拱舵樓時引數盃嗒然不復為詩無愧乎子翊之怪之也遂書其軸

題虛舟畫屏六帖 爲公弼作○丁巳

琴既張矣胡按指而不彈鶴既矯矣胡斂翮而不翔吾知山水清泠之韻雲霞高潔之標已入琴心鶴臆 一疊

捧壺兒捧壺莫躡梯梯傾酒隨地携驢兒携驢莫着鞭鞭動泥濺衣 二疊

試問汝使汝作畫裏人將爲山中騎驢子村南販魚客抑爲松下高冠老橋畔短蓑翁汝將對曰四者吾匪頑頑作洲前鷺返照在山烔翠渾江飛息自如玉舉雲眇 三疊

幽幽竹樹草草風亭有四老偶立而語其三人曰盍歸乎樵歸于村僧歸于寺主人曰竹林之東爰有新亭頎與客一遊于時風瀑喧豗吾見其人不聞其語盍江干漁父聞而言于余 四疊

石棧扶策何如安坐彈匣中琴蛔江放纜何如高枕肴霜後楓問諸漁父漁父不荅把竿乘流悠然而逝

五疊

漁父漁父爾魚維何我魚伊鱮今夜月明我有斗酒以爾舟去言渉卬友彼雪岸停馬是吾南陀友跨驢石橋畔是吾北崦丈人丈人先歸期我峯顛雲裏寺

六疊

鐘巖詩卷跋

余平生不喜爲詩宜叔伯玉雖爲詩而亦未嘗自好斯集之作蓋偶然爾然觀者或因此而疑吾三人嗜詩甚可愧也自今吾且閉口不言詩有求之者將應之曰盈天下者皆吾詩也其常在山川草木其變在風雲烔月子其往求之丁巳六月庚戌書于雷淵堂

李平一衡萬麻湖錄跋壬戌

子瞻之言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且使吹簫客答之曰我簫不離口飛響白雲去試着月下川月停水不

住且看潭中月水住月不歇川潭一是水動靜非二月子瞻必大笑而風月聲色之累脫然去乎胸中矣今觀麻江詩文平一頻以遊自快宜叔以不得遊為恨是皆粗跡耳又安知流止皆水而動靜一月乎余亦有鷗湖之泛矣始以無月為戚終以得月為喜若是者得無為平一哂笑乎盈虛往復之理知者或鮮矣吹簫客之不答安知不高於子瞻乎鷗湖去麻江一棹可至惜不邂逅於蒹葭白鳥之間一商此案也

俞侍讀 宇基 西南二遊錄跋 甲子

嘗記全唐小史文宗謂學士李石曰卿亦能詩乎對

曰臣不能詩獨喜論古詩如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遇時也晝短苦夜長憂治日少而亂日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人主明德以照之也詩如是足矣文宗為之改容知石之以詩諫也今讀俞丈詩愈出愈肆累百篇不窮斯可謂富矣清新澹泊詞直而意全斯可謂工矣然俞丈之出入侍從幾年矣有除輒讓闔門養高及其奉使而南也補外而西也擁廚傳撰女樂一觴一詠以取快一時而已則雖其詩之富且工獨不愧於李石之一言乎余於俞丈愛之篤望之深故聊復妄發俞丈見之得無以為迂乎

東律家選跋

詩之有律猶樂之有琴其為助於陶寫情志者最切而約故作者多用力於斯而選詩之家朱黃亦爛然矣東人尤尚聲律鬪靡競奇不勝其汗漫而選法從而亂焉欲多則濫竽欲簡則遺珠患在雜取諸家而揀擇寡術也乃者家大人以耆秩閒居間取東人詩集以諷詠之仍慨然有志於删述得卓然為名家者二十人近體五七言各若干首第其世次而彙編之高麗則自益齋至圃隱凡五家　國朝則起佔畢迄三淵為十五家通得一千九百四十首富矣哉夫上

下六七百年而僅得二十家則可謂約矣訖二十家而所取幾二千首則不亦博乎惟其約故辨別取舍之例不賅惟其博故賦興正變之體咸具而諸家之長技詩人之能事盡於斯矣且是二十家者或蜚聲館閣或樂道丘壑或忠義軒天地或名論耀一世其盛衰之時窮達之命人各不同則其愉怡舒樂憂悒怨憤之寓諸詩者蓋千百其情而一切叢萃乎是編鏗鏘之韻幽眇之思殆令覽者各隨其境而助其情則是編之為用豈止於啁啾月露而已哉獨麗代名家其全集之見存者無幾其選大遜於　國朝是可

惜也編成目之曰東律家選小子竊受而卒業焉歎其擇之精而用之周可為學詩者典刑敬識其末如此

閔徵士士元遇洙書壽母小屏識為閔弟興之作

昔者興之先大夫掌令先生事大母母以善養志聞親戚之貧者歸之如家一芥不以不義取旣官于朝不苟進故先生故世卿大家而其貧如寒士君子以為難然余則謂先生固賢矣向非二夫人之賢有以助之何能及此先生旣歿興之以國舅嗣孫甫弱冠而受一命興之之賢克類先生然學未優而仕其憂

不在貧而在學興之之母余之姑母而有古賢母之風其所以助興之為善者必如二夫人之於先生也他日興之之養雖極其甘脆苟不以道義將之何足以悅其心興之勉乎哉十一月二十七日乃姑母生朝而興之仲父徵士君為書晦翁壽母詩以遺之意蓋在斯乎意蓋在斯乎余故題其尾以發之

臨溪百詩跋 戊辰

夫我何器也鐘磬也鐘磬也者叩之則鳴不叩則雖終歲不鳴可也昔者太華叩之則鳴月谷叩之則鳴二子者亡而吾之不鳴久矣往往村夫街童執莛而

撞之吾亦不能不徵響然皆非所謂鳴也從子公弼與其友吳敬父遊鐘巖會者十人合得詩百篇歸而示余舒卷未竟吾之鐘磬鍧鍧乎欲鳴夫何故也昔滎子好舞鶴舞之必自歌滎子死鶴三年不舞久之其子負薪而吟翩翩然乃舞晏子聞之曰是氣類故也今吾之欲鳴亦猶是也乎夫是篇也乃吾鳴不鳴之機也其卒使吾大鳴也由汝使吾不鳴也由汝汝盍志之哉戊辰六月日少華病夫書于静白堂

文憲公手書詩卷跋 庚午

先君子常言先祖手寫東搓詩帖子者吾少也尚見

之今亡之語至輒憮然余固耳習焉庚午夏余居先君子憂西江金僉知光弼来吊仍言吾隣有姜文望者沽一故帖子於藥肆將毁而塗其室有書生識之曰此壷谷書也姜固武人不知書而習聞壷谷之名故新其粧深其儲不復以示人也余驚且喜因金寄語于姜求見焉翌日姜肯袖以至果文憲公手筆而書東槎五七律并雜詩若干篇題曰驄餘漫筆嗚呼此爲先君子所常言而憮然者其無疑也書之年庚申也去今七十有一年而其亡不知在何年則自亡至獲不詳其幾年也又不知閱幾人而復歸乎余也

物之合散興廢其果有數存焉耶遂以綿赭五束易之旣陳于廟退又垂涕而記之

臨齋遺墨小屏識

臨齋尹景平旣歿踰月其從弟敬以得遺墨於辟間思至則仰而視俯而泣尋又綴之為小屏謂余臨齋友也俾識其左嗚呼思其人而不見則悲見其心畫而如見其人則悲敬以之悲其無已時也夫臨齋博雅之學清修之操足以師範一代筆札小藝固不論其工不工也然余獨喜其結構端方意態清逸雖酒間戲草絕無流漫之失甚類其為人又所書古人語

盖皆自託已志反復吟諷悅焉若聯襟而吐話也摩挲久之不覺涕滲滲下也嗚呼斯世斯人何處得来

甲戌李夏識

蠟菊歌三疊跋 乙亥

先君子姊妹六人相友愛如一人閨門之樂怡怡如也丙申冬先君子久疾新愈夜輒無睡伯姑母淑人以蠟菊一盆自製小詞以遺之先君子置諸壁間夜輒秉燭照其影為長短踈密之勢往往發笑忘睡而得睡者屢矣既作歌以荅之往復至三疊而余兄弟及外兄李汝喬奉而和之伯氏又手寫為小帖使衆

兜女歌焉今亡之矣乙亥人日之夜余聞内舍有為此歌者問之李氏妹之女學於其母而為之也嗚呼其母也始學此歌猶笄也今老白首矣而又傳其聲於其女然聞其聲而知為此歌者獨余在耳則人事之變又可知也嗚呼悲哉澍人才調絕倫先君子常自謂吾家道韞今讀其詞芳潔雅靚有林下之風性又慈惠好施急人之窮於其不報吾母之卒澍人為捐錢五千以具棺至仁在心不敢忘并識之

涓社重九詩跋 丁丑

秋悲而菊寒老人易感杜老自謂劉朥而觀其九日

藍田之作亦嘗有今日盡歡明年誰健之歎矣况諸老合席人人各有此歎則吾意沮祉一會將不勝其牢騷矣今讀唱酬諸什一何使吾心樂也蒼顏白髮左杖而右几翛然如繪素中描出而發諸詠歌者優遊舒暢心夷而氣和相勸以加餐相勉以古道戚戚遲暮之感不形於談笑調詠之間易所稱大耋鼓缶者其殆庶乎而 聖朝尊養之化可窺其一端矣丁丑菊月少華山人題

古人重九詩曰漫着年少樂忍淚已沾衣嗚呼少年之遊雖樂顧今老翁垂涕以悲則鄉黨之俗毋已太

薄乎吾閭是會也黃上舍載之實為之主諸老之能全其樂殆載之之賢有以助之詎不重可喜歟又書

書亡兒零藁 癸未

亡兒公輔十二受詩于先考習為古風弱冠始學為近體有朋友山水輒為之然得年少詩亦不多旣亡胠其篋得詩僅九十餘篇蓋皆得於悟發之真而其人形焉嗟夫以是寥寥者固不足以行今而傳後將棄之乎又不忍於泯然無物揀其中完粹者為二十三篇并雜文四篇合為一通識數行於其首寘先考集末葉落歸本理也且使知者尚悲其死而無聞非

才之罪也已雷淵翁書

太華手書大學帖跋

記昔丁酉先伯氏太華公患眼踰年幾不辨物詩書束閣意欝欝無聊輒就卧內小屏書大學章句蚤夜閤眼吟誦有疑字則就視之間又嘿然深思研究文義若心齋坐忘者如是累日所誦不知幾千遍矣公常自言吾於經傳惟大學口熟顧公平生居家孝友與人忠信該本末而貫始終其用心之専得力之深實有不可掩者奚止口熟而已哉公既卒令人泣而収藏之待其孫壯而授之今公孫又補其刓弊而改

粧為帖子請余為小識嗚呼公之心畫雖戲墨爛草猶為人珍玩况此一帖可見公初年學問之工愈可貴也非疾之恤而荒怠是懼俛焉遊心于訓典志之篤也古人格言孰非可誦而獨取曾傳一書守之約也嘗見書此時兩瞳羞明每秉晨朝日光未舖作二三行積日而後成勞苦亦甚矣然逐字存心無一畫放倒葢無往而不用其敬也夫一事而三善具後之人不可以不知題其左以歸之

五老書瀍洛詩小屏跋

陽來書邵子詩林下居常睡起遲郵堪車馬近來

稀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
李章書朱子詩獨抱瑤琴過玉溪琅然清韻月明
時秖今已是無心久却怕山前荷蕢知
性之書朱子詩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
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来
景孺書程子詩至誠通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
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
德哉書朱子詩昨夜扁舟雨一蓑滿江風浪問如
何今朝試揭孤蓬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歲己丑月戊辰日庚戌五老用雎陽故事會鄭尚書

第酒半出花牋數幅五老各書瀟洛詩盖夜遊秉燭

意也未知繼此幾年能作此會而每會出此牋一諷

又各書一詩以代缶歌則雖至累百牋不厭其多也

第識之

記昔丁亥仲夏余與两尹台集于鄭公家其時俞四

宰良甫與吾四人為五老共和杜祁公睢陽詩以為

樂矣至今再閱歲躔成此會而俞公去安公來杯酒

談笑之間鬼顏雪鬢如在目中未嘗不悽然作懷也

又題

尹季章 鳳五 五老會圖題

己丑暮春庚戌三宰尹公季章將歸湖中余與尹尚書景孺安京尹性之送別于鄭判敦陽来第仍作五老之會酒闌出花牋數幅五老各以所好書瀟洛詩以資燕嬉亦一時趣事也既而季章倩龍眠形諸繪素納之歸裝噫嘻我知之矣山家酒熟柴门無客疇昔之遊瑩瑩在心于斯時也出此圖而觀之則靜院清簟素髮相飄含盃揮翰笑容可掬而公亦其中之一老耳於以陶情寫憂不猶愈於夢中識路乎公之屬余一言以余識此意故也歟德哉題于榮老堂

華陽先生手簡跋 辛卯

右帖韓太僕伯昌家藏華陽先生手簡也先生之學
嶽峙海涵靡所不畜雖形諸尋常毫墨者沛然如禹
之行水行其所無事而已世之規規於格法態色者
固不足以語此也蓋伯昌之先溪門之外孫也因以
服事先生相視為師友其往復札翰不啻累十紙而
傷時憂道之志將善規違之言惻怛溫醇使後之觀
者真若親承謦欬於函丈之前嗚呼可敬也已向非
韓氏三世好德之誠素見重於斯文又何以得此於
大賢也慨古道之難見哀今時之不然書其左以歸
之

陶谷五世譜跋

余旁祖同知公永平公父子長德風流在當時為名勝而後承單微文獻罔徵寖遠寖泯幾與墳草同腐悲夫宗人公理永平公庶曾孫也世家維揚揪下自為兒服事太華又從謫南荒以愿慤特見獎愛太華卒而君歸田故土有子漢吉又從余于洛始来頭角未壯矣今其髮鄅然蒼矣然飢寒之弗移憂樂於必偕甚矣似乃公而往往以耳目所得文其質余之詩書校修頗効其力信可人也歟君自傷先懿之沉伏不章廣搜世譜家乘若碑刻文字繕寫為一冊俾厥

五世逸事槩焉乏述向非用心之勤恒存乎敦本追遠庸能就此乎既又謂是錄出自孱孫不籍人爲重安保其必信於後以謁于余嗟夫余固善君之爲抑且有慨然焉世之人能知其身之所自出者鮮矣至當地闕進取之塗樂擧其公某卿以高人若是者得無愧夫斯錄也乎遂題卷尾以遺之

題趙學士景瑞 璇 四木圖說後

右圖童子之戲其爲技雖末反之於道則至理存焉起于坎入于震從局中之直道而西至于兌又北折而復于坎利乎進者也然常行于得失成敗之塗憂

震無已時然遇樞而不居庶乎其免矣夫入于震浮樞而折徑出于坎利在速者也然樞者一局之所爭浮勢專而受敵多其免焉者偉耳踰震而南入于离北折而下達于坎固似迂緩而無奇者然離乎要害鬬爭之場矣如據屋脊俯視闤阓知難而止見可而動皆足以相幾而制其變故离下一二宮為局中第一福地云夫世之欲樞者滔滔矣遇樞而不居焉者寡矣迢然高引志不在樞者者遠矣有能觀象于是而反諸身大人之道幾矣又有善始而無終者有始也而終身者有始與終無咎者此時也君子語道不

語時然滿招損謙受益天之道也景瑞此說誠奇矣徒言天之運不及於人事未若石洲從政圖說之諷戒切而有補於世也

記

遊玉流洞記 乙未

緣陶谷弊莊西走五里洞壑繚以幽有泉循崖而下噴而為飛瀑渟而為清潭州人名之曰玉流洞昔我曾王考罷官山居以肩輿遊焉顧以樂之擇西巖之上而亭焉以俯之與一時名公相屬為詩玉洞之瀑始名於國中矣乙未秋余讀書山寺從里老二人步

歷以遊焉是日也天新雨澗谷之水自水洛右脅来者合為一派茲瀑焉為歸瀑得是水而氣益壯聲益厲噴薄激瀉於两峯之間其勢若不可禦甚可奇也同遊老子呼我拄石磴曰此紫焆之臺也立我於絶巘曰此香爐之峯也坐我於一松二石之間曰此故亭墟也先尚書宴飲于此其客侍焉而行酒者其僧也嗚呼叟昔與吾祖飲于亭翼翼其甍也秩秩其筵也今者與吾飲衰草之沒吾屨也蒼焆白露之沾吾衣也又安知他日之来松不為石乎石不為松乎又安知叟蒼顔白髮與余飲酒如今日之為乎於是舉

酒相歡歌以詠志既罷鄉人曰不可以無記遂書于東庵之燈影寮下

二松園記 丙申

園之有二松豈獨吾園哉而吾園特以二松名者何所以志也園中舊多大木春夏之時與上苑木交國家以近苑民家林樹茂密穿窬之徒因緣廋其跡甚不便焉命伐之於是吾園木高大者盡於斧斤獨二松一柏幸而免焉其後十年柏又為風雨所拔其他楓栝花竹之皂蘖而叢秀者顛倒披靡不可勝數獨二松巋然立乎斷榦敗葉之中其色益嚴而氣益壯

嗚呼可異也於是家大人攜二子舉酒於松下既而愀然作曰松之茂矣此吾祖之所茇也斧斤之莫女毒也風雨之莫女挫也欝然爲故家喬木殆天之所扶鬼之所相乎吾欲取竹亭故材重構數椽於園中築斯石也鑿斯池也以與女宴息述先興廢子孫之善事也（園中舊有竹亭名曰涉者曾王考所築而今亡矣）女其識之既又名其園曰二松以示不忘斯志他日亭成又將扁之以二松云姑爲記

遊西湖記

李宜叔家西湖遺其從兄士受書約以上巳遊西湖

士受以宜叔之書要余兄弟與俱於是提雙壺出桃花洞訪外族之在江上者馳至玄石諸君皆已在舟中矣士受攜一壺黄仲遠挈二榼後至李季和無所持士雅具二大爵將以浮二君者而卒不浮以季和最先至仲遠所持者奢也金先澤汝述烹二大魚佐酒行酒自季和始卒於余序齒也宜叔具食舟中各餟一盂遂行過守玄亭維舟登望盖士雅先之余與宜叔後焉餘人不能從詩人尹治寓居江干使人邀之不果遇至仙遊峯下仲遠擊壺以歌汝述和之諸君舉酒相屬以為樂自茲以還醉不能記盖進泊小

岳樓將至杏洲者仲遠不勝酒操小艇遁去日且暮遂回舟云

聾瞽寓記

扶風子既老築室于馬江之上而名之曰聾瞽乞余文為記余曰申繻曰名有五不以隱疾今夫聾與瞽天下之隱疾也叟奚取於是而名叟之堂乎叟老矣耳將不聰乎目將不明乎雖然不至於無聞無見焉則斯名也不既過情矣乎翁笑而應曰吾年七十耳固不聰矣不至乎不辨六律之音矣目固不明矣不至乎不察五色之章矣謂之聾瞽自知其過情焉其

以名吾堂也必取於聾瞽焉無他蓋取其無用於世耳吾必乞文於子者亦以知吾無用者莫子若也余曰唯唯今夫舉世莫不以有用責夫人而叟乃以無用勉乎已果也其無用於世也昔者南伯子綦遊於商丘見大木焉其細枝拳曲不可以為棟樑其大本壅腫不可以為棺槨子綦曰此病木也故至此其大支離頤隱於臍肩高於頂兩髀為脇五管在上其為疾有甚於聾瞽矣以其無用也故能養其身終其天年夫欲養其身終其天年則雖真有廢疾而無用於天下古之達者猶有取焉雖然所謂聾者不能自聞

也人無與爭其閒矣瞽者不能自見也人無與爭其見矣故因謂之無用叟之不聾且瞽衆人之所知也而欲聾其所不聾瞽其所不瞽以求無用人其信諸叟何不并與其心而聾瞽之哉叟居家物之有悅乎耳目而叟乃拒之不為悅是彼之可悅者已入乎心也夫物之在心耳目有不為用者乎必也冥其心使物之在耳目無將迎無拒塞無適無莫與神而遊而至於耳與目忘目與耳忘心與耳目忘始可謂夫真無用也始可與言大道也始可以養其身終其天年也叟何不并與其心而聾瞽之哉叟怡然曰此吾志

也子能明之請書此為記吾將從事焉

宋徽宗畫記 庚子

有遊於燕者購古畫一幅以歸因其徒卞君請余為之記視之乃宋徽宗所為桃源圖者也漁父一人源中之人凡二十有七而人各異其態若造化之賦物焉余乃撫而歎曰畫乎畫乎棲帝乎五國者非虜也畫也夫自天子達乎公卿大夫士農商百工之人罔不事事一日怠業則不成天下之務故大禹惜寸陰文王日中不遑食周公坐以待朝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當其時天下皆已治平矣四

夷皆已賓服矣聖人猶懼其未也故其勤若茲盖以
身先天下勉其勤於業也嗟夫余讀宋史徽宗之世
可為痛哭矣天下崩裂戎狄横行社稷之命朝不能
謀夕方其時君臣恐懼内講修攘之策外治攻守之
備汲汲焉如救焚拯溺引忠良計大事竭智殫力勤
勞如四聖之為吾猶懼不及而徽宗乃晏然自以無
事惟戯玩是崇是業方其為是畫也士雖抱奇策異
謀欲以聞者必且不能入矣左右婦寺有不以茲窺
主心熒惑以求幸而敗天下事者乎嗟夫上之心已
渝何責夫公卿大夫士農商百工之人之不事事哉

上下怠業不以天下之務爲心畫誠工安救國之亡哉用是至於俘也故曰棲帝於五國者非虜也畫也或曰帝既辱乎五國憂愁鬱邑或者假此以自娛斯可哀非可尤是尤不可帝之辱乎五國固已忘其社稷矣獨於畫竊竊焉不忍忘猶且爲之乎南朝君臣聞之其孰不解體哉嗚呼嚮令帝勤於爲君猶畫也工於治天下猶畫也豈其辱於拘幽後之人君其庶幾監于茲哉既而書其説以爲記

毛將軍畫記

南子觀畫於俞子之室有烏猿焉俞子曰子嘗有言

觀畫有術求之色相之外意匠之間而畫者之心十常得其八九予試觀此誰畫也南子曰此道君皇帝之畫也俞子曰子何以知之南子曰以其意知之耳吾觀猿之哺子也大者顧以予小者仰而接呴呴乎如聞其聲也夫道君之拘於五國也父子不相肖一北而一南雖得一飯其心思與康王共之故假是畫以自見以為其父子曾不如彼猿之相樂也俞子曰善哉又有白鷹焉俞子曰子觀此誰畫也南子曰嗟乎此毛將軍之畫也俞子曰子何以知之南子曰亦以意知之夫畫鷹者飛之則雲霄下之則枯草之野

而下必有獲焉今也集于海中窮失所也下無依獲
心不歉也視其目尚疾視其翼戢而猶竦視其拳握
而未固畜鋭而思奮者也夫毛將軍窮而有志者也
内憂讒口外逼強虜棲於海島之上跂足引領未嘗
須臾而忘中原故其心之存發於畫畫乃肖之焉俞
子曰善哉子為我歌之南子曰若道君者吾無取焉
毛將軍之畫其可歌也已歌曰
何彼清揚兮罵以長雖則清揚兮居不臧曾陰靉靆
兮過吾鄉鴟集鳴嘯兮翺且翔有狐九尾兮坐入床
有虺兩首兮啄人腸為君一擊兮心遑遑女手其瘏

兮掣不剄女羽卒譙兮决不張豈無鷙鳥兮飽不颺
流淚滿目兮塡倉皇悲哉遠遠兮時不祥

壽侯廟記

壽侯古之賢人也考其生時雖在戎馬鬪爭之間毅然以正直自居雖惑以非理不常者也而後世言侯事者多神怪君子耻之其說本於外史所記玉泉顯聖之事而傳會之而中國人尤好神家事侯如生我國廟侯者二民不得私事然所以廟者其說亦神

萬曆二十年蠻人取我西京李大將軍帥師來救方戰若有神相之者而軍中之人有見侯橫刀来逐賊

賊由是大崩故我人德之為立廟云或曰大將軍宿兵城下畏賊不敢戰我人憂之飛言於師曰来日必戰關侯夢我言来日助女殺賊於是大將軍聞之氣奮及晨而戰士無不一當百故廟焉以信其夢或曰大將軍詐為夢以恐賊而欲神其事故使我人廟之此二說或近於事情然因是而得廟焉非所以為侯榮也夫以侯之忠義自應得廟又何必以怪異難稽之言為據而後可哉其時群臣多明於大體必不為是也然則此特出於婦孺之口者曷足疑哉且令侯有神昭烈之兆于猇亭也而侯之死屬耳其神當益

靈侯何不助帝而破陸遜漢之亡也又何不助傅僉以堅劔閣之守而拒鄧艾之入也何其不能神於數十年之近而能神於數千年之遠也故謂侯神者必將罪侯者也嗟夫死而廟焉者非侯一人而已獨侯以神稱愚夫愚婦尺布貫錢之幣日瀆於前而憂愁忿歎輒有愬焉其爲侯之耻辱也亦已甚矣余故作此記庶幾使過廟者爾焉

逸民南公畫像記

王氏之亡多全節之士鄭文忠以死全節吉再父徐甄父以隱全節鄭文忠吉再父徐甄父皆著於世當

其時又有南公乙珎以狂全節而史傳無見焉揚州之野有谷曰沙川父老以為南公所居又其東有石室實有南公像刻于石而被髮焉或曰南公當王氏政亂知其亡去妻屏子被髮以逃隱於巖穴之間鄉人高其節即其居而像焉或曰南公始仕王氏及國家初興佯為疾去耕於沙川　太祖固起之不可乃環其地封焉號曰沙川伯二說不同然以余考之隱遯之士其名節一為人主所知則其跡常著也南公雖自廢　太祖既錫土而褒之矣國史何以獨不著意其見幾於王氏之末泯跡逃名以肆其志而上

之人莫得以知之故其事遂不著也南公事雖不中聖人之道其節甚高故余謂之以狂全節者也孔子曰逸民伯夷叔齊夷逸朱張伯夷叔齊見於傳記夷逸朱張不見於史意公其夷逸朱張之流乎余旣悲其人而悼名之不稱也遂記其像而著之於世

景陶庵記

世之慕陶子者徒能言其跡耳言其志則皆謬矣原陶子之志豈真安於獨善而不樂乎事君者哉豈真恥夫官卑而祿薄者乎又非真以折腰向鄉里小兒為辱者也然而循其跡卒莫出乎三者其陶子之所

以卓乎不可尚者歟陶子之志蓋有已獨行之而欲人勿曉者是以假五斗米以混其跡假督郵以行其志假小行以就大行是陶子之所不得已也不然特皦皦自好者之為耳而謂陶子為之乎臨漳監杞溪俞君始守南充數月移治于漣不赴挈婦子歸歸来山中扁其室曰景陶余不知也陶子之所不得已而公則就而慕之果有所不得已者存焉吾固熟思而未得也重念公非能夫耕妻鋤終世以遯藏者如有用我者油然而起矣非必甘樂仕祿而後然也其所遇之時與陶子懸矣不可與同其出處故耳然則可

同者特去官去官細節也立志大行也強其細節欲

投其大行不已夸乎嘗讀錢蒙叟陶廬記云今世隱

約之士俯仰無聊哦幾篇詩種幾叢菊便以柴桑自

命殆東坡所謂陶淵明一夕滿人間者此言使人面

騂雖然有說焉夫彈琴而消憂引觴而怡顏登皐舒

嘯臨流賦詩此陶子之所樂而公之所有也世莫得

而爭人莫得而尼於斯乎雖謂公陶子也可也是其

可歌也遂爲之言

三苟齋記

行聖人之道任天下之事者苟與不苟而已苟者朱

子所謂粗畧之意又易足之稱而大學問大經綸皆
繇是生焉然其由之也有内外之限焉義利公私之
所以分也故君子嚴之以劉大守之由乎内者而粗
畧而易足之志日退故惟懼其苟焉由乎外者而粗畧
而易足之德日進故惟懼其不苟焉由乎内者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自己而施乎物者也由乎外者
飲食車服宫室財用之具以物而養乎已者也其外
也天下之與吾共者也不可以足乎已其内也天下
之望於吾者也不可以不足乎已故陋巷簞瓢粗畧
之至也顏子自以為足然求至乎夫子而未至焉則

乃喟然而嘆伊尹囂然樂於畎畝之中不顧千駟而一夫不得其所則憂使其君不及堯舜則耻夫德莫劉於顏子志莫大於伊尹故其於聖人之道天下之事為之如彼其至也無他能為於內不能為於內而已矣今之君子或反是為口體謀而終身病其不足者為天下謀則曰是不為而足矣甚矣利私之害人也非明者何足以語此杞溪俞子恭吾黨之篤學君子也於世不苟合挈婦子歸隱河上誅茅築室苟可以御風雨矣墻下樹之以桑苟可以無寒矣躬耕于南畝苟可以無飢矣則子恭饜如也大書其扁曰三

苟過此以外者萬鍾之富固不顧也然入其室而絃誦之聲洋洋如也披其帷而詩書六藝之文秩秩如也聽其言會萬殊而歸于一推一原而散之萬陰陽之變仁義之常微辭劇談津津如也既行之於家將以施之天下而猶未也益俯首讀書窮其理汲汲如不及子恭於內乎能不苟如此孔子述大禹之德先稱其菲飲食而惡衣服而卑宮室而曰吾無間然矣孟子所謂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者反是而言之也物之易感而至難乏者莫切於三者故子恭平居反復自省以寓楹盤之戒者必自三者始蓋有得於二

夫子之意也然子恭浸浸及於衰矣而其道不行於
世吾恐其志之怠而德不加修也輒以劉大之說書
爲齋記

霅淵集卷之十三

雷淵集卷之十四目録

記

遊洞陰華嶽記
三一堂記
箕子廟記
益齋李文忠公畫像記
清風府學記
安文成公祠壇記
東遊小記 九
門巖記

壯節申公祠記
凈白記
月沙李文忠公家藏史書記
李文忠公古梅記
南窗石壁記
安邊府香雪軒重修記
三朝御墨記

雷淵集卷之十四

記

遊洞陰華嶽記

洞陰為縣用山水名然厥土磽瘠不宜禾穀麻絲故庶民居者鮮少士大夫休退高蹈者多居焉其尤著者思庵朴文忠公蓬萊楊處士峒隱李處士暨近世農巖三淵二先生皆嘗卜築於玉屏白雲之間而三淵跡尤奇於國中山水杖鞋殆遍焉余嘗遇三淵於縣之旅舍公辱與語所觀山水之勝而獨於洞陰

疊疊焉且曰海山曠闊之東為最江山秀四郡為右溪山窈洞陰甲焉嘗著洞陰名勝可遊者記而老且病未卒藁焉於是家大人宰是縣也余將騎驢一出盡山水之幽賞訪前賢之遺躅而姑且俟其記之出將載以東焉居無何而三淵歿矣嗟乎使山水不遭先生也則已矣旣遭也又樂之甚而卒不得其文為記亦其不幸焉耳其後余卒出遊與華陰僧勝天俱天也昔從二先生遊最久其出入起居未嘗不在左右凡在縣內諸勝雖一泉

一石之奇天也必為余道之每行輒揚錫為之先今雖不得先生記與俱然與此僧遊則猶記也既歸述其遊為一通如左是遊也實自白雲迤入華嶽之陰徜徉二日而返錄中并及之故目為洞陰華嶽記云

壬寅三月十三日戊戌偕伯氏覲洞陰親衙妹婿完山李文遠庶從叔宗之實從焉盖將因此謀遊山也出東小門過石串村時三淵喪未葬殯于其季稼齋公宅仍吊焉兼唁金尊父兄弟夕投揚州墓廬飯已與同遊及里中諸老乘月聯步扣雲水庵時夜已闌

僧徒正欲就睡忽聞山谷中人語則疑山盜驚相呼提棘杖出及近則渙然皆喜粲然皆笑是夜寄宿丈室

已亥平朝遵山西小溪行是歲節候甚早峽村花柳在處瀾漫過盛而近衰余等相顧深以過時為恨有洞陰官人荷酒壺從笑謂余曰勿憂也洞陰有山處必臨水水氣寒故每年花事殊晩直到四月初方如此間三月半矣午飯抱川松隅村過謁花山書院觀白沙遺像身馳至縣衙日已夕矣家大人正坐東軒吏退無簿書忽得四人相踵入謁其慰喜可知命酒

輿詩陪話至鷄鳴退宿草堂

庚子四人騎從家大人肩輿遊蒼玉屏屏去縣門不十里近則思庵俎豆地而峒隱及文谷金公并享思菴文谷有遺像在盖嘗見思庵二養亭記有曰吾東山水永平最名由一縣而言清泠潭其尤也潭則白雲衆溪之所瀦而源發白雲山縣之名山曰鍾賢其東支騰聳至潭口稍殺而為崖崖脉散而為石盤陀彌一壑故潭底皆鋪全石無寸土其稍高者露出水面若龜龍曝日島嶼浮滇詭怪錯陳有類石牀者曰吐雲牀有類石罌容斗者曰窪樽牀可以寘琴棋樽

可以盛酒潭之北流西折而為灘曰鳴玉有大辟屹然障潭北一面峭者劒拔秀者笋迸突者為猨罴凹者為龍蟄奇詭萬狀而磅礴為一塊極造化之剞劂曰蒼玉屏雲霞中蔚水氣上蒸常若有光瑞世傳峒隱常披鶴氅攀辟窮其顛其行如飛望之者皆失色而公不慑玉立吹鐵笛數弄久之不返云潭水皆從屏下行繞出屏後達于漣漪崖之逶迤而俯潭為臺者四曰白鶴曰青鶴思庵記謂記實也盖其時有羣鶴或白或青徃来洲渚間翱翔于臺上故名云曰散襟曰水鏡二臺之間有石刻松筠節操水月精神八字則左翁筆而 宣廟奬思

庵語也潭之西敞襟之上曰拜鵠寓則思庵舊居而今為院潭之西院之左青鶴之上曰二養亭則思庵讀書所而取伊川養德養體之言為名也登亭騁眺則群峀葱峭雲烟之吐吞林樹之晻曖鳥獸之遨遊魚鼈之潜泳舒慘萬變表裏相形鬪奇競秀各不相讓而卒皆收精會神來效於几席樽俎之間使人嘯咏優遊境淨意適自不知形骸之為吾有萬物之為吾累豈不快哉是時花候尚早半開者十八九全開者十二三餘皆蓓蕾蓋如向者荷酒者之言李老必文思庵外裔而居院村能談故事鄭生國賓峩嵋山

人能詩喜山水與院儒五六人步屧至寘酒窪樽酣詠半日既夕將遄訪金水亭泝溪步數帿地得蓬花巖巖在溪心刻蓬萊詩自書詩云綠綺琴伯牙心一彈復一吟鍾子是知音泠泠虗籟起遥岑江月娟娟江水深咏罷相與和之旋從左麓小蹊穿田家鷄犬行數十步麓勢稍陡起上頗平衍松杉雜植潔淨如掃遂植杖藉草起俯視牛頭潭時返照正在潭而潭受日光益清水底沙石皆黃如鋪金屑魚蝦之往來可一二數也稍左數步而麓勢忽夷以奧方如碁局而亭着其中制度小而結搆工匊睇小姑山前臨浮雲辟右蓮花巖左迴瀾石盖水自松亭在縣

門外奔流甚陘至石角折其滙到亭前却演渟若池水石之得名以此凭欄遠望凡寓於目者皆若為亭效奇極有情態處勢僻隩遇境幽窅三淵所謂如山人韻釋者真善評也李老言亭本思庵舊棲而蒼玉屏為蓬萊所有旣而各以所好易之云余因其言而默想二公氣象可知蓬萊過於好奇而思庵胸次自寬平也家大人先還余等與衆賓留飲旣醉耳熱各折檻外花梢蘸水灑而已而見月出遂起去自亭後歸忽石崖雙起道出其間仰視有大刻曰洞天石門前面則為迴瀾石始知由石门至亭為正路而向從蓬花巖来

者為玉屏遊人徑步也

辛丑在草堂點檢昨遊詩軸既倦又步出南溪風于松亭亭去縣門適數十步前臨大溪是溪實自水洞来東流為牛潭又西折為清泠潭又折以北縈玉屏出臨漳溪邊林木蒙密如張幄綠陰滿地頗幽夐可意介於邑閭烟火之中而鷄鳴犬嘷居然有桃源之想

壬寅將遊白雲山山去縣門六十里親教以馬僕畧日淹滯山中有弊只許三日便歸於是討輕裝二衾包二酒壺一肴榼三斗量一人負以從一小囊入硯

具詩箋掛馬首鞍腰分裹馬食家奴盧同丁鳳伊傑仲昌及一官奚俱早飯訖四人聯騎由水洞出一洞皆水丹花甚盛三十里不絕或騎遵溪行或步循水淺處踏石去道遇華嶽山僧勝天暫憇沙邊共話白雲事知其可與遊固要偕行天曰小僧旣有事下山雖不能從今夕當疾步達白雲可於內院相見余等淂此意益張如遇一鳩摩笑逶迤臥龍巖巖以勝名與金亭鷺洲俱稱而顧無可觀特一蜿蜒石耳午食風珮洞憇農巖舊宅门徑荒蕪有一老僕看守總辟閭多見古人詩句徘徊諷詠使人凄然作懷以輕衣

散步清泠瀨七松之間則峒隱釣臺思庵嘗過峒隱溪亭有詩曰路入田間纔過馬草亭傾側夕陽紅王孫未到春先去花落釣臺潭影空即此而後為金氏有文谷晚年欲構一茅亭為歸休之所而先命名泠亭葛稚川詩有洞陰泠泠風珮清清之語而縣號洞陰故仍有風珮洞清泠瀨泠泠亭之名云未成而遭世禍至農巖始克營之語在農巖集中而亭今亡矣潭水清淨徹底往往照見石面墨字輒用笻技挑出盖皆三淵筆而或書枕石或書漱流或書可受元章拜如是者不可一二計尋得一蒼石潭口狀殊奇有詩題其上曰朋遊惟古松韻味亦蒼竹不遇三淵翁誰憐老空谷余則記其傍曰味處士此詩

似有感者吾聞處士坐潭上見異石碁寘輒令左右取來而是石適入其手以達於處士則其中亦必有不幸而不遇者矣處士殆有感乎此歟書已還于故處行過桃李坪得所謂仙遊潭此爲白雲洞口幽灑可喜薄曛始至內院上禪庵聽老僧惠雲誦經夜燈初上而有僧自楹間拜曰山行得無勞乎視之則勝天也是夜天無片雲月色皎然

癸卯晨起遊書溪從寺僧戒察乞得一芒屩勝天前爲導溪之距寺不能數里始緣溪上百餘步皆白石玲瓏絶無磈礫之累水行其間隨勢停瀉深淺紆直

皆曲有意態由此可入曹溪曹溪者古寺也今廢寺址下白石陂陁頹委幾十數丈而有泉橫曳其上為卧瀑凡作兩折折處輙成小泓清淺可美溪南蒼壁橫帶叢巖所謂要當為一山最勝處者蓋諒論也還寺攤飯復出溪上泝瀑尋太平洞洞蓋此山最深處峯峀澗壑靜秀縈繚石壁尤清峙可喜但恨地勢不寬夷水無演迤石多磊疊使人無俯仰優遊之意涉斗巖斜眺只見松柟峭蒨若雲霞然相携欲更進而勝天止之曰自此林深徑阻不易窮探且無別般奇勝會日暮遂題名于辟南回到惠雲丈室宿是遊也

文遠欲騎藍伯氏不肯曰雖不及古人與衆同樂何遽勞人以自逸於是惟以一笻行登降崎嶇之甚而卒不用肩輿以是能搜攬幽隱殆無遺勝又雍容自如隨處款洽不被僧徒厭苦是夜小雨勝天為說華嶽諸勝甚悉直至曉罄余等甚喜不能寐飄然之興已在華陰谷雲之間矣然以来時而受親誨難於擅便遠遊則相與聯名為書以明發徑入華陰之意馳報縣衙又請益人馬糧若干

甲辰曉晴走一奚帶書入縣遂發由寺右岡脊邐迤走數百步忽分為兩麓一走東北一走道左起以伏

類碨口之缺而叢木被之傾竊竄又起以走十餘步便旋與越麓對離而不相及者劣容一騎盖起者為蒼辟缺者為流泉泉之始落潊潊如轟轟如象水雄之舂焉既而縈辟行出于離浩乎其莫可遏也詢名於勝天天曰山中人日往来此間而曾不知有此瀑乃今獲之盖似有待焉余嘗聞農巖與三淵尋凜巖瀑竟不知其處有一老人指其路所從入窮探山澤間又不淂悵然而歸縣人金生錫龜為余道其事此瀑豈真是歟於是相與謀所以名之者或曰是水也非辟之為障也將散漫澌淺無異乎行潦也則辟之

功爲尤奇請名其辟余曰不然泰山非無水也以山名洞庭非無山也以水名蓋取其大焉是水也發源于白雲遊波乎水洞放洋乎牛渚茲州之勝水之助爲多且夫已起而中缺將合而終離者豈辟之欲哉然而造物者爲其缺通其行爲其障蘊其精爲其離復達其流相其鋪寘專爲水地也天可違乎請名其水伯氏曰然奮筆大書辟面曰白雲瀑下題四人名遂行循東北麓小徑石益多林益深不可以騎下馬步斬林中花木爲杖逕漸嶔巇或高或下踰鞍峙桃麻峙二嶺脚力頗倦得古木盛陰輒坐憩如是八九

里後山勢稍開前界稍寬一溪潺潺橫前勝天笑曰自此漸入佳境矣始乘馬渡溪行數十武又渇溪時山花半拆杜鵑躑躅尤盛間以薜蘿深叢紫翠渾山幽鳥相求鳴聲上下却顧来逕欣然有出塵之想矣亭午微雨暫投孟南村中火乘雨小歇訪七仙洞大石盤陁作九級瀑由石上奔流隨級作折約長數百尺雪沫倒射雷殷山谷雄壯過霅溪問七仙之義於勝天其對實近齊諧不可傳勝天言山靜月明夜有七老人騎白鹿白驢來遊故名云余欲窮其源泝瀑上良久只見群山周遭山下有一椽屋老翁牽蘿補籬就問水源則云甚遠且險

未可造次尋覓俄雨復作衣盡濕狼狽尋来路還陟
成氏亭同遊皆已避雨登憩矣亭在瀑東不十步而
頗爽豁可人意書生數三輩讀於其中乞鐵鐺煖酒
相屬凭軒望弼雲山色晡時乍晴則疾驅過疊石薄
暮始入華陰洞口先尋谷雲翁遺祠拜畫真登籠水
亭讀尤菴所撰碑記先遣僕馬就伴睡菴炊秣負策
隨其後庵去洞口甚遠以隩屢憩屢起鐘鳴時纔及
寺門道側林樾間隱隱見亭臺縹緲而皆未遑躋攀
俟明日一縱目焉有十餘僧皆能識字又喜談山説
水應對如響小沙彌智行尤請敏可愛携燈邀客至

其房指閣中梅曰此先生舊梅也僧等共養護之猶待先生也此間人皆稱淵翁爲進士先生云是日金尊父爲檢淵翁遺草來住下村(三淵故宅)因勝天相聞借谷雲集來其記華嶽名勝甚詳與聞諸勝天者一一相符但所謂表獨立臺逍遙遊堂閒來往橋等處載集中而勝天不能言盖擬議名號而未及揭版故不傳然亦不過吾輩筇鞋所及而非有別區也夜分欲就睡忽聞敲門聲呼僧出看乃曉送人中途遇官伻付書回衙渠便還追及于此傳家大人賜書有曰白雲固多名勝且近釜淵谷雲恐非三日遊可了如有

餘興可且更留數日但無過飲涉險也兼送壺醪榼肴及行資如干時槖竭瓶枯正爾愁悶而深山窮夜得此美酒膏肴羅列在眼而来日遊山之資稍復豐侈矣遂共進數杯以拜賜賦一詩以志喜

乙巳晴飯訖下山登憩松風亭盖此地環以崇山脩嶺四面無寬曠徑路長川大壑經緯其間其始居此者皆山氓逋户鳥獸群聚非惟近貊而然實地勢使然也清寒子肇披荆棘誅茅以居山中人尚能言五歲童子而後數百年谷雲翁又卜築焉翁沒而三淵繼其躅是亭則谷雲初刱架后辟俯清流壁之上面刻華陰洞

天下面刻月窟泉極軒敞瀟灑石根過溪而益陂陀可坐十數人曰人文石刻河洛圖書之象傍有小巖前羸後殺可坐四五人舊有亭曰三一而三柱一極今廢矣溪中多散石皆瑩膩如玉雪瀾相薄與松籟交如笙簧琴瑟之奏焉仍咏左太冲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之句久之不能去待朝靄徹霽還坐有知庵庵亦谷雲所構而別其東一間奉武侯與清寒子遺像蓋以清寒子實有開山之功溪之下流滙為深潭自古相傳謂卧龍潭故取廬山祠故事并奉武侯而朱子祠記曰來者尚有以知余之意也清寒子自言後世

必有知我者堂之得名本乎此云余等欲拜二像而守者以門户不敢擅開辭心殊悵惘然喜其言得體不復強緣溪下過淵翁故宅共尊父討話閒二公居山時事其曰博厚室則翁燕居所几杖琴書具在曰悠久堂曰高明樓左高爽有眼界辟閒見翁自書衡門三章又小東臨溪得一草亭扁以宛在坐亭上望水東有獸白色類鹿伏草中欲往觀之由木欄橋越溪稍近鹿則决驟立松林間顧視人久不去四人棄杖草間攀藤緣崖纔及鹿所已失所在有小鳥背紅衣青者數百繞林悲鳴若驚人相告然稍稍前步小

蹊殊未了蹊斷而得一石窟狀如有屋轎子劣受三人前而撐雙木柱緣以小欄可凭其高纔容危坐不可立然而界劃寥濶自伴聽以下至洞口諸勝窮日不能盡者一貶而可坐攬矣豈翁晚年倦遊故出此奇為坐卧領勝計歟庵新搆未名余則錫名曰白鹿庵盖以非向之白鹿無以引客来此而獲此奇也既而取庵右細磴徑至山下窺卧龍潭潭光青深如藍有小童腰魚筐垂鈎一擧輒一魚余就借鈎竿有難色余紿之曰而不知此山進士先生乎胡乃不借一竿兒則戄然授之余三下餌卒不得魚則笑以還兒

伯氏笑曰事在熟之而已汝之不若兒不熟故耳遂出洞馬僕已來候矣行過望月巖巖上下皆躑躅高者可二丈各取一枝馬上挾持以備二嶺之須迤過元化辟辟去路側咫尺來時日晚且有雨勝天故諱之故余等初不知有辟也及是始言之得以歷觀削立數十仞雄峙幾百步其皴若斧劈色蒼黝如玉屏而瑰奇不及有泉從辟顛倒墜與峽水合辟根橫鋪全洞而水散流其上淸以淺繞濕馬蹄如是凡八九曲值絶險處則卸馬而杖入山時遇雨行甚忙且意專在華陰只管前進在路山水不暇着意領略及出山則行色殊閒緩又沿流行知水源所由出合散朝背之勢故得其勝益詳

始下山時豫具一盂白飯槲葉包青魚入囊中擬終日優遊於山間水涘本不要入村閭討炊遲留既踰二嶺班坐茂林下開盂共餟從人亦聚坐沙上出腰帒中宿食喫馬與菽芻放之草際又有清泉出林外石底飯已相與坏飲既甚輕約又覺有餘味矣隨處徜徉十步一憩不知山日之已斜還至送老庵宿即豊巖故宅滕天送客至此辭歸內院是僧自少周旋名公間謹敏諳事理同遊四日兩情頗不淺及別贈詩以謝殷勤之意

丙午早發過馬馭邪逕掠鷹巖狎秀色還到水洞午

飯馳歸縣衙日未夕矣

戊申訪青鶴洞遊者五人盖鄭生尚伯即國賓同遊王屏者新来從之也洞去縣門十數里雅以形勝稱至目擊大負所聞水無縈廻之態山無峭秀之氣又無茂林幽泉可以漱濯攀援特一懶山帶一無情水耳諗洞名之義於尚伯其對類七仙之對荒唐不可述宗之甚捷遇水輒跳過伯氏文遠亦次第過去余獨不能捨石為梁而後乃渡宗之甚遲之常踈余為滯瀑仙又自號飛瀑仙以為戲是遊也拈韻得仙字將賦有白鼉入漁人之笱宗之欲見之跳過水南苔滑石仄遂

溺焉衣巾盡濕余就而勞之仍得一句曰仙人青鶴歸何處飛瀑仙爲落瀑仙一座粲然大噱歸路遊樂歸亭則芝川黃公所棲止也杜鵑龍山爛開照暎一溪遊人漁子都在錦繡屏中甚奇觀也

辛亥余與宗之將還洛既辭親前退至草堂則伯氏及文遠因要遊白鷺洲洲去縣門十里近在走洛道傍地勢頗曠豁不似峽中而山水至此却敞緩平鋪水中多穹石衆流激射縈折而行沙礫爲渦頭陶汰堆一邊如積雪蒼巖蜿蜒入水心特起水觸之遂分二派左右而流洲名盖取太白詩二水中分之義也

於是就下流最緩屢折處分上下磯列坐爲流觴之飲飲數巡陟巖顛和白洲詩巖西有白洲鑑湖刻詩以道別懷即分手起是夜宿松隅村翌日入道峯山中謁二先生書院由詠歸门循溪步直至萬丈峯下當別有一記今畧之至東門外與宗之分歧疾驅入城已初昏矣

遊華陰歸數月又入洞陰窺禾積淵邑子朴彝成衙客金萬彦從焉淵去縣北三十里水自鐵原山中發源縈紆入縣北自作隩區始激而爲瀑中匯而爲淵下流爲東流之水淵北奇巖盤陀爲臺凡三級松杉

楓括峭蒨葱蔚日夜與水氣相蒸常有雲嵐被之亭午不敢下級遷延入淵心悚然攢起硶砑險怪不可具狀望之如禾積故得名云石腰中鑿若釜下通淵水瀰然仰出者數丈居民指此為龍井歲旱縣令常来此祈雨頗有驗又傍通為石門水吞吐噴薄聲如雷殷三面赤壁蒼崖奇詭之狀草木雲烟朝暮之態莫不涵影於淵中淵水清甚易受影故影於水者光色萬變而水亦隨受作光色談者遂謂水黝藍不清豈其性也哉余始至肅然而恐殊不自喜既而掬飲其水而甘之又見鷗鳥五六容與波中時来親人然

後稍舒情騁目怡然而樂朝至而夕忘歸焉是淵鶱無題名余令從者負石投上流要金君亂流而南劉辟書三人名且記年日

三一堂記 庚戌

物之為人所嗜者必其有滋味者也有滋味而至於嗜則累於人也亦審矣余讀六一居士自傳常怪居士徒知軒裳珪組之累而不知五物之為累豈五物果不能為累歟軒裳珪組之累居士者固甚於五物則其滋味之入必有甚於五物者故居士退而與五物居則取以為適不自知其為累而進而軒裳珪組

焉則已覺其疲吾形而勞吾心矣若伊尹太公自耕釣以至為阿衡尚父而終始不以一毫累其心無他其於天下萬物不見其有滋味故耳雖然方其有滋味也而已知其為累居士之賢於人亦遠矣余未試於世凡物之為吾嗜者不越乎五物之間而猶愳其為累況其軒裳珪組而為吾累者安知其不甚於五物也今欲稍損其累莫若簡其所嗜欲就五物而去琴又去棋去古今籀篆之文獨藏書一千卷賓酒一壺而與吾一人參而為三一此吾齋之所以名也或曰物無衆寡而為累則一子安知書與酒之不累子

而不去之乎余曰唯唯然吾之獨取夫二物者以其雖為吾累而亦有時而去吾累耳方酒之沾吾脣而嗛嗛然味其旨書之蠹吾心而孳孳焉味其腴其為累何以異於曼聲姱色哉旣而一觴一咏陶然以樂犂然而喜也向之有味者終歸於無味而至其甚適也舒暢發越神王而氣充舉天下萬物無乏以入吾心者茲又非二物之去吾累者歟其為累也微而暫其去累也大而久惡乎其去之雖然徒書也而不以酒則偏乎枯徒酒也而不以書則漸乎蕩必也二物相須而吾之樂全矣

箕子廟記 壬子

聖人者不敢違天以循己亦不敢枉己以循天而說者曰當殷之亂箕子以貴戚之臣居父師之位何不因殷人之心而廢紂立微子以存宗國嗚呼周自后稷積仁累義數十世至于文武周公召公太公閎夭之徒輔之雖未為天子固已盡得天下之心惟武王急於救民有牧野之師耳不然垂拱安居而殷之民有自縛其君而奔周者矣安用征伐夫使天下之勢至此極者天也帝乙賢王也微子帝之長子也而帝乙卒不用箕子之言舍微子而立紂亦天也天命弗

貳在武王則必不在微子箕子知天命故知微子之不可立而不立也而說者曰武王十六年箕子来朝過故殷墟傷宮室毀壞生禾黍作麥秀之歌嗚呼箕子嘗言之矣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故旣陳洪範即亡之朝鮮而武王就而封之蓋箕子之不可臣武王亦知之故遂其志而不臣焉箕子旣不臣周矣必不以諸侯之禮事之武王旣不臣箕子矣必不以諸侯之禮責之孰謂其来朝者哉微子守先王宗祀作賓于周家則有客之詩所以作也箕子於周不臣也又非賓也而朝之何以為箕子此二說皆不知箕子者

也夫箕子知微子之可以存殷而又知天命之不可違故不敢立微子知武王之不可事而又知天道之不可絶故為武王陳洪範余故曰聖人不敢違天以循已天全以所覆億兆之人附屬于周而箕子曰我則不可故逃之朝鮮天全以所植方内外之國賓服于周而箕子曰我則不可故不朝周余故曰聖人不敢枉已以循天箕子廟在平壤而舊無記豈謂其盛德峻功之在東土者人人皆能誦之無用文為歟余懼夫二者之說行而聖人之意不明于後世述此文使過乎廟者㴑焉

益齋李文忠公畫像記 癸丑

益齋李公諱齊賢字仲思慶州人也當麗氏之季事七辟主遇三大難而終始不失臣節君子以為忠當忠宣王之流于吐蕃也忠肅王在元而奸臣權漢功等持國陰事讒構王萬端柳清臣吳祈等陰附瀋王請立征東省于本國文武諸臣靡然從之而公獨憤曰吾知有吾君而已屢移書于元執事大臣極言本國歸附之功先王繼絶之義其忠懇之言卒能感動夷狄而忠宣王復國立省之議遂寢當其時非公一人忠宣特吐蕃之一布衣而高麗數千里之國安知

不為東海之一郡縣耶忠宣王之討曹頔也頔黨之逃于元者讒出而螫王元卒拘王刑部禍且不測公則曰吾知有吾君之子而已從王于北涕泣自訟事得辨析而王轍復東公之力也忠宣王之遜于江華也江陵君未至國而公以大臣權斷國事首討亂臣裵佺流其黨盧英瑞等時國內空虛民心疑懼而賴公措置得宜轉危而之安此又公之力也最公事君大節其不可誣者如此余嘗論之處亂世事昏主以能左右輔弼康濟一時者古亦有其人獨公所遇之時其崎嶇險阻古未嘗有而公之彌縫推挽之功亦

古人所未有或以公之事比之甯武子大叔儀然二子者其所說皆當時霸主其言易以入公之所說乃夷狄豺狼其爲力尤難而其爲功尤大也公在朝其犯顏敢諫不及李兆年數公然善因事成功其敏而多智者歟余又疑辛旽之時公爲國元老曾無一言及旽何也豈竟無言歟將言之而史畧之也牧隱言辛旽之敗恭愍王語群臣曰益齋先見之明不可及也嘗言旽非端人今果驗以是考之公之言旽亦明矣然是言也何足以禁王用旽耶其可惜也已公從忠宣于江南王使古杭吳壽山寫公像錢塘湯先生

為之贊曰氣正以洪貌嚴以恭言順以從今觀其像豐下美鬚髯可知其福履君子也敬為記

清風府學記

夫子廟之在清風府者歲久毀壞旁風上雨家大人始莅是府大懼不理以墜教基儆工募材刻日并作越三日而正堂成又越一月而廡室成卜日之良將告成于夫子余乃揚言于衆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蓋歎道之不行也今去夫子數千年而椎髻左衽充塞天下仁義之塗壞禮樂之源湮而惟玆東土襲殷師之舊倬然有先王之風使夫子之神在天下其

必不樂乎中國而眷顧東土也審矣凡我執豆籩於夫子之廟者宜益虔而不敢怠衆皆應曰諾又曰事神者不患無神患其無人傳曰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下如在其左右謂其德之合乎神而神格之也二三子盍亦退而修德然後行事衆皆應曰諾又曰聖人之事神也蓋亦附之教焉事天地示有尊也事宗廟示報本也事社稷嶽瀆示報功也無非教也而壹於敬夫子之尊天地也夫子之爲生民本父母也夫子之功社稷嶽瀆不足侔也故神明之祀莫盛乎夫子敢不敬乎敬主乎壹壹生肅肅生和和則神明

格敢不慎乎請從二三子習禮容于野歌之以詩崇之以讓三肄然後行事衆皆應曰諾於是爲位于學之南大槐之下立鄉先生實尸其禮小大在列清修齋飭不敢有譁言不敢有慢容如是者三而愈自奮厲然後有事于廟登降獻醻雍雍翼翼其靜也如畏其動也如遊進之有覿退之有閒自始訖終罔有愆缺府之人士相告忭躍忝肌洽體莫不充盈旣畢事請書其事于廟遂以爲記

安文成公祠壇記

余嘗攷高麗史稱安文成公內奴婢百口於太學以

此得從祀夫子甚矣其言之陋也文成固有是也其得祀不專以是王氏之世佛教大行人不知學四百餘年而後得文成公實始表章正學以開後人又百年而後得鄭文忠公而文物大備故二公皆以功德配食於夫子然文忠公成教之跡易見而文成公倡道之功難知茍不考論其淵源所自史氏之謬又孰能辨之哉歲李秋甲子太學之僕人以其牲醴饗文成公于東廡太學生黄景源曰孰嚴於夫子之堂孰明於文成公之祀而敢私饗之也非禮也公且不享僕人曰然則廢之歟周泮水東西比屋而居者孰非

文成公之人也吾儕小人不敢忘公之德維是不腆之毛菜私公於廡下以子以孫今廢之將何以自盡於公乎君曰惡可廢也學之所為教使人不忘其本也若之何廢之使人忘本也古之祀神不廟則壇盍壇乎衆皆悅曰諾於是相地于學之東偏球土而墠焉一易月而壇成方一丈二尺崇六寸壝方三丈一尺五寸周壝而垣中垣而門祀之時仍季秋黃君徵文於余以記其事嗚呼修明學校以俟後之君子文成公有焉僕人之舉豈所謂小人而愛禮者歟黃君之誘人也豈弟溫厚不廢人之善其仁者之用心歟

夫一事而三善具斯可以為訓矣於是乎言

東遊小記九

屏山

風水是天地噓噏之理屏山是一堁硿硐石万竅皆通土木以被之

風水之間欲構小庵子直寒碧樓募一詩僧居之夜中從樓上一望燈火熒熒林樹間磬音縹緲度江而来當一奇也春水至乘小艇訪風叢水穴薄暮維舟黄楊木下寄宿禪房二奇也緪索綴一鈴自樓截江以竟庵有詩輒內鈴中掣索而轉下之庵中人聞鈴

聲過江即起接之庵中人有詩亦如之窮日唱酬不煩舟楫往來其疾如飛其應如響又一奇也與月嶽僧體元説此奇元曰善明月樓中記

鶴巖

巖之根入江中往往起穹然可依石畫以滙故多魚府泯宿罟其中輒收大魚數十少左而辟曰芙蓉驟着殊無奇舟益轉而辟益變益出奇爲縹緲使人不能過過亦悵然回首窮目乃已鶴巖舟中記

玉笋峯

絲鶴巖左泝二十里東北山氣驟變若烟若雨若嘘

以出喻以収有童子髫而僂者稍逼而釋子趺迫焉則翩翩冠珮而拱矣余曰必也玉笋乎衆曰庾公宴指出盃萬年者必子也乎玉笋舟中記

龜潭

浮舟龜辟下看峯峦離合之變蓋天下妙觀

余至龜潭宿沈璥舟寓及曉步之江干舟人相挽而睡蹴之起髮鬖鬖不巾操櫓立艙首長顧東北雲色嘗見顧長康畫漁父狀此益信古人之畫貴得其真也流舟下丹丘洞門江上宿雲方出而未既禽鳥格格绝江飛子章亟呼琴余曰笛哉石宜琴舟宜笛於

是為羽聲噓之入雲中縹緲徐下一一入衣袖中已拏舟至葛仙臺下臺在龜屏北登臺以望龜為橫不了其奇而東北諸峯特秀發盈襟又盡龜之所未獲坐松下二娥以琴之頻清怨有思長淮舟中記

島潭

島潭水色本清瀉況以晴宵月魄射琉璃鉢貯金蛟龍隨波騰躍欲變化汎空翻衣光難定使我魄動不得卧漁人釣徒不知奇鼻息齁齁三山下客見三山便歸去小舟誰肯月裏過刻詩崖石與遊人欲看島潭須月夜余在島潭舟中歌此詩使笛人倚而和之

中峯古柳有棲鶻飛鳴銜月而去亦一奇也三淵在島潭舟中中夜見月出遂起以舞舟中人有為我言之者

石鐘

余遊山不喜入巖窟中人言風穴多奇觀遊者輒曲躬灌炬而入余盖三至而不一入人言南窟產鍾乳飲者目明又有銅柱金觀音玉馬石鹿仙人掌銅壚石牀之屬皆人世所未覩又有江水可以泛舟固勸余一遊而余固不入其後余由島潭登石門崖鑿為峒舟人言中有石鐘考之有音余自峒口而窺之有一巨石巃嵸若豕腹以杖叩之硿硿然始知風穴南

窟人所稱奇觀者皆不可信類此與諸子一笑題于石門

仙巖

余山水之性與衆異世皆言好山水耶或不允意一泉一石衆人之過而不顧者耶余或欣然甚適古人惟韓退之同余意夫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而自潔衆人不能言也仙巖固幽窅但石太磈疊壅泉流余甚厭之由丹丘入仙巖道隅自多奇嘗遇雨憩庚巖大槐下俯見巖底水色清澥有白鷺影蕭散如老道士而不知鷺所在鷺亦不知吾所在而見人影落水

為之一矯不覺發一大笑

舍人巖

舍人巖水淺而湛石少而潔自有留人意

水簾

木石縈欝巖磴崎嶇輿及五里杖及五里欲退惜前功欲進無餘力忽于林表峭崖瀉一瀑甚奇遊者至此皆以為瀉水簾而喜之然水簾距此尚有百步遠可名之曰疑瀑月嶽洞中記

余坐水簾石室中有詩書辟上曰坐久已忘瀑欲歸但愁雨怪來林中僧衣濕不起去此可與知者言也

月嶽峯頂記

門巖記

縣陶谷少西舍玉流之逕以右并兔園之陌以左潯茅茨一落山中人曰黟石又左落而潯溪循溪入水瀧瀧益響縈以白石石有若槽焉若伏獸焉率然焉盖五步十步以間輙獲一匯一激焉余濯纓而樂之據膝為孺子歌子業和之顧比丘曰而且為我謳哉两衲子趨而前曰山明水湛悅可衆心勝千樹栴檀香默公曰捨我橋木形為君膝上琴借君一瓶麴米水澆我死灰心余啞然曰酒之哉酒之哉少前逕益

磽直水洛之陰而獲門巖焉翠崖雙聳爲二隼之軼翼而起者鉅石砸其角斫甚中洞爲關淡淡見天色飛泉掠崖首以罅穿空擲崖南既雪沱雷鳴矣又小淵以受之蜿蜿其虹飲焉泉之支淵之汎舉逦遷入前溪以遊草木雲霧咸以影歸之漣漪若秋空甚幽觀也或曰清寒子所釣遊也

壯節申公祠記

夫傳人之事舉其可信者而其不傳者可推而知也傳其可疑者而其已傳者皆可疑而不見信也如伍子胥關壽侯及高麗壯節申公其大節固已信乎萬

世而後之人往往為可疑之說以亂之余甚閔焉公諱崇謙其先谷城人梁貞明中為王太祖騎將太祖甚任之及太祖破弓裔立為高麗王策諸將功推公為第一公勇而善射貌甚類太祖從太祖獵平州有二鴈掠馬首以飛太祖馬驚太祖顧諸將公進曰臣請射之太祖喜錫以弓矢且曰而其右鴈而左翼我公應聲射落其右鴈矢在左翼矣太祖大歡之命以平州為公鄉世食鴈傍田三百結子孫遂為平州人唐天成二年百濟王甄萱入新羅殺景哀王太祖聞之怒出精兵五千使公將邀萱于大丘之公山大戰

不利萱兵圍太祖急公乗太祖車力戰死于陣上將軍金樂亦死萱截公首傳示軍中以為淂王故解圍去太祖遂馳歸軍使人取公屍刻木為首以葬之公左乏有七黒子太師庾黔弼常竒之此其本末甚著而不可誣者也又按公行狀太祖設八關會與群臣飲酒酣太祖獨悲思公泣數行下命左右結草為人像公及金樂坐上座賜之酒酒輒盡既而公與樂皆起舞左右皆泣自此每宴必設此二像以為常及睿宗宴群臣西都有二将軍紫衣執笏乗馬馳于庭睿宗怪問之左右曰此乃太祖功臣申崇謙金樂者也

王為之歎息問二臣之後有存者乎有司以樂孫甲公玄孫勁聞皆名見賜帛然其妖妄之甚不足信者也凡言神怪如鄭之伯有者古亦有之然必皆其人冤虐強死而無歸托於物而為厲者也若公之賢生為忠臣死當為明鬼安有致其鬼於人主之側飲食跳踉者哉余意太祖悲公之死每宴群臣輒為之悲哀不樂故左右結草為公虛其中而寘人焉後世因之以為戲焉稱神哉焉稱神哉而近世名儒不深究其理而徑信其說為別傳以徵之余甚惑焉為述其祠記以辨之

淨白記

淨方之云原天竺之書蓋聞諸佛者佛有十方淨界夸哉至其據迢遞含清虛盡山水之奇則為不負其稱云乙卯四月丙寅余以四載及焉乘舟自府東門泝二灘曰文殊彌勒于沙彌灘棄舟而馬或曰艙中人且參禪哉艙底皆佛矣艙底方言水云并東岡之崎以左抵桃花谷口愛溪水清漣不能去皆下馬各據一白石使君瞻鼓琴琴聲益清遠瞻曰余之工乎哉殆有假而清乎余曰夫孰非假哉水之潔石之假琴又假水而清子假手而吾假耳爾酒一行乃起石

磴益高下先後人相拮捽以進至下方扱摟崩不受人有二槐樹臨流送清飈為肅客者自此棄馬而輿徑趨上方人愈高徑愈磽往往崖落不受趾又棄輿取山僧麻屩任藤條猨捷盤繞者未窮而反以睇則上方出其右益猶攀喬木而窺鵲巢焉上方之陰為鐵辟數十丈厥袤百步辟之髻穹窿為猛獸而攫者掠嵬焉有泉食其趾三直東臺曰東泉直西臺曰西泉僧言泉水滑秋風則幻色為薇花黃云中焉曰中泉東臺以古柏勝羅衲子之植也鸛鶴之飛腰焉而不肩益其崇不可以丈西臺以江色勝夫憑高皆江

邑也獨專以不廹曠而不适澹澹若園亭之有池沼則西臺之觀爲然茲其爲勝也有石中臺卧淨甚小松以陰之呼君瞻彈琴其上作步虛辭余和之歌歌已少前窺絶壑余曰暫乎石乎如飛瀑其上當益奇也瞻曰子盍觀於白雲洞乎且言白雲之瀑甚壯子兢趍而前曰吾子知水之瀑又惡知石之爲瀑乎輒董官從若家僮撥巨石巖峒中轉以下崖谷聲砯砯雷發遇窾輒激薄對崖又反激射林木雹散而雨驟矣舉始以駭終以怡敏兢之能出奇張人也是夜觀山燒山燒晝則徒烱不見火夜則徒火不見烱時無

月紫焰益晃曜汎濫東北諸峯甚可壯也丁卯曉大霧純沉遠近峯嵒縱目以窮之茫乎無一物丈房一燈耿然磬音縹緲與晨泉會一一來枕間少焉日出霑霽者寢縮而不能旣不耐日為益盪然往往見如馬者如浴島之首者是遊也余實躡家大人後徐寢郎命維李生元泰琴者瞻也俞生彥儒俞生盛基為石瀑者兢也少弟敬歌者金萬彥俱府人以羅事告家大人以遊者之半之府余挾二俞暨瞻還以白雲焉取菱江之蹊馬首少東則得泒少西輒得谷如是可二十里而及洞一老父藩焉問焉曰瀑其毋旱乎

哉曰迱迱以厓之湫之名能旱叱縮十四五夫瀑湫之自出而安得水乎二子閒愕然爭咨瞻蓋夸瀑自瞻口而是来爲瞻决也瞻殊不堪曰第踵我哉又木石行累十武而至蒼壁之下獲焉二子相視色揚瞻亦得得焉余笑曰智哉向之老父也吾氣銳来以是涓涓者爲以充其銳乎謂其必無而後獲也故瀑雖微猶能敵夫壯而令吾樂也智哉向之老父也登龍湫觀神馬跡此厓上雷山人言湫中有物白鬣非龍也蓋馬云題石而歸

月沙李文忠公家藏史書記 丁巳

皇皇王府之章而天子之以為錫是書也非可與外國人為賭而亢一朝之謔者也熊御史之施之也輕李文忠之取之也泰衆人惑焉達者信之嗟夫天下大棋局也華夷一史筆也翻覆轉移之機實有不知為而為者此不可與不知者言也［史書即宋元綱目而熊御史化受賜於 神宗皇帝者也月以朝京時與御史圍碁以書為賭而取之］乃弄拜而為之識曰自五胡而為宋自宋而為元繼乎元者誰歟此天地間已具之宋元史而陰陽之一終始也自元而為明自明而為今日繼乎今者又誰歟此天地間未具之宋元史而又陰陽之一終始也吾謂是書雖微猶

足以起天下義士之心第抱而俟之哉丁巳三月二十五日記

李文忠公古梅記

熊御史既以天子所賜宋元書歸李文忠又輟卧内一古梅以副之其種大播于湖西至于今不絶　崇禎後再丙辰有好事者為致一本於文忠嗣孫判院公家於是書與梅離二百年而復合矣余乃拜手而為之記曰嗚呼江南草澤之中庶幾有　顯皇帝雲孫也不孚丁巳三月二十五日書

南窗居辟記 庚申

幽昧非君子之觀峻拔發奇士之趣庚申秋日乘小舟入南窟遂題其石

安邊府香雪軒重修記 庚辰

記昔丙寅吾友金稚明出宰安邊遺余書曰吾先祖仙源公 宣廟末忤當路出補是府列植梨樹於東軒之址園名其軒曰香雪至今二百餘年而一二故老猶食其實者其他開花發葉照暎庭墀者皆其種也軒雖廢材尚可用也於是因其舊制而重新之以先祖手書篆額扁焉子盍為我記之余固諾而未就也後十有五年而稚明以玉署長言事忤 旨遠配

海島尋又量移長城余亦不安于 朝乞外浔堤府
而稚眀馳尺素越重嶺復申前托嗚呼蜀之人思武
侯之忠則愛其廟前之古栢南國之人思召伯之德
則愛其所憇之甘棠況以公之精忠大節實有邦人
百世之思而是樹也又其手自培埴焉其為人愛惜
而勿之剪拜者謂有異於栢與棠者乎今夫公侯貴
遊之家奇樹嘉實不知其幾種往来而玩賞者不知
其幾人也芳華一歇同歸於塵土豈若茲樹之生乎
關嶺荒寒之鄉而寸根尺枝必為地主之所封埴一
盛一衰皆入邦人之所咏歎者乎余外先祖孝簡沈

公之宰是府也清陰金文正公贈以詩曰憑君有意封嘉樹莫忘前人手種時至今鏤板在辟閭後來君子誦其詩而思其人不廢修飾之功則香雪之跡將與文忠之名流芳於無窮而永為一邑之美談推明之求余記文意亦在斯乎意亦在斯乎遂樂為之言

三朝御墨記 乙酉

右帖十五幅乃我　先王三朝御墨也夫河洛之經緯奎壁之焜燿愚智之所共覩而將使之形容之詠歌之則舉欽然自知其不能也雖然觀於點畫之端粹以推測　聖學之所至觀於法度之雅淳以彷彿

國風之所漸則茲雖遊藝之一事可以究　三朝出
治之本而寓百世臣民之思矣於戲休哉是帖也今
右授金公得於其外氏而寶藏焉猥託有容記之臣
竊嘗誦蘇軾御書記曰抱烏號之弓不若藏此筆保
曲阜之履不若傳此書或儲之名山或流於四方凡
見此者皆當聳然以作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
臣亦謂　三后在天片墨出世文精武思之瀜液於
毫墨錯落於綃素者莊嚴如衮冕典則如彝鼎潤之
為雨露薈之為雷風手展目擊之間穆然若和氣應
而邪志禁茲其為　聖人之心畫也歟善觀是帖者

能以是求之則我　先王所以神明厥德者庶幾仰
測其萬一矣遂拜手稽首敬題

雷淵集卷之十四

